

## 我們的道路（代序）

抗戰幾年來，聯大在學術工作上，在民主運動中，總算盡了它的一部份力量。

一聯大能有今天的表現，也並不是偶然的事。

首先，我們得承認：青年總應該算是社會各階層中投富於正義感，最熱情，最純潔，生精力最充沛的一部份中堅。只要他們看清了事實，他們總是「見義勇為」，見不義敢於反抗。

抗戰初起，全民族都感到興奮。全國的學生，尤其是大學同學，緊接着「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高潮，大部份參加了抗戰的陣營。

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南遷時，已有一部份同學留在北方遊學與敵人周旋。

聯大的前身——長沙臨大時代，正是抗戰中最熱烈的武漢時期。那時學校裏發生了兩件事：一件是同學們要求學校實施戰時教育，他們覺得這和平時代的教育已經不合戰時的需要，學生應該隨時準備以身報國，一旦國家危急，總不能還抱「莊子楚辭」是莎士比亞上前綫。同學們的想法是對的：他們愛自己的國家，他們要保衛自己的國家。他們並不像某些人專門譏別人多「反省」，他們不僅尋求諸政府，求諸社會，而且實實在在的「求諸自己」。然而因為政府沒「堅定的抗戰政策，同時缺乏靈活的機構，同學們的要求落空了。這件事不成功，後來又有一次「從事運動」。有一部份同學知道實施戰時教育決無可能，而自己又決不甘心「隔岸觀火」，僅止於吶喊而已，於是只有忍痛拋開了經典，毅然加入實戰的競爭。在聯大結束的時候，同學還有兩千多人，然而到了昆明，聯大正式開學，就只有六百多同學了。這大部份同學到那裏去了？有的上了前綫，有的到了陝北，有的回到了自己的家。

### 鄉推動救亡工作。

留在學校裏的，對於自己的本位工作並沒有半點鬆懈。第一，大家看見國內各黨派有了空前的合作，上下一心，合力抗戰，窮鄉僻壤，都知道要打日本。大家對於抗戰是沒有什麼可以焦慮的。第二，那時通貨膨脹還沒有影響到物價，囤積居奇買空賣空這一套把戲，都還沒有猖獗到後來的地步。所以同學們在心理上生活上都沒有受到威脅，學習的情緒當然可以維持。

到昆明以後，一部份同學經過了三千五百里的徒步集體旅行，同時，「一二·九」給予青年們各方面的解放，也帶到了昆明。所以那時同學們的生活是熱烈，痛快而鮮明的。講演會，討論會，戲劇，歌詠，壁報，集體旅行，集體學習都蓬勃一時，就是男女同學兩性間的關係，也是正常而明朗，大家都是朋友，開誠佈公，用不着鬼鬼祟祟。

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二十九年春天。

院南事變在抗戰史上不能不說是一件大事。這時，政府封閉了除開重慶以外所有各地的新華報館和生活書店，公開大批逮捕所謂「奸黨份子」以及他們認為有嫌疑的人士。看一本大衆哲學之類的書藉可能受到盤查，學校裏稍稍前進的活動都被認為「危險」而遭受監視。於是從這時起，聯大沉默了，壁報沒有了，討論會沒有了，一切團體活動都沒有了。同學們見面不敢說一句真話，大家就敷衍，彼此都存着戒心。學校像死一般的沉寂。

在沉默時期開始的時候，同學們的活力會一時轉到書本裏面，圖書館搶書搶座位的風氣盛行一時。排隊預約常常到四五十米之長。然而精神上的沉鬱，和已經壓在同學們肩頭上的生活負擔，不是死靈書所能解決的。而當時，能認清當前大局不甘心沉淪於現實環境的同學，大都均已離去。留在學

校裏的一小部份自然無能爲力。大家似乎還摸不淨究竟是什麼的一個大東西把自己死死地壓住，想來想去，基本問題總得不到解答。於是生活力找不到正當的出路：賭博，不正當的戀愛當然跟隨而來。生活上的負擔，不能不尋覓受機危險以牟利的途徑來解決，馬仰光當然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當時，也有人看出這現象確是問題，首先，聯大附屬學院院長黃子堅先生指出這種現象不應當存在，應該改正，然而不知道是他不能指出，抑或是不敢指出發生這現象的原因，他只貢獻了一種解決方案：鑽到書本裏去。找不出問題的緣緒，當然就不能解決問題。黃先生的建議，在同學們就只好「不予受理」了。社會上似乎也因此引起了一些小論戰，記得那時王雲生先生有一篇頗爲有名的「爲青年憂，爲國家懼。」文中還敘述了青年們「肚皮公仇私仇，滿腔兒國愛家愛。」他何嘗沒有看出問題，然而他不敢正面地提出，僅僅是一方面讓青年們「反求諸己」，一方面輕輕帶出：這是國民黨爭取領導空前的好時機。可惜的是國民黨政府諸公對於王先生這話竟充耳不聞。要青年們「求諸己」當然還是求不出底細來。

同學們也未始不注意這問題。有心人知道環境局勢的惡劣，只敢在現實的邊緣下一點嘗試的功夫。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學校裏就有過交友與戀愛，婚姻問題，青年的苦悶等等座談會。大家已經接觸到現實問題，討論到政治經濟對於生活的影響，然而不敢走得更深，問題只有讓它僵置在那裏。問題沒有解決，心上的疙瘩沒有去掉。同學們的生活自然不會明朗，依然是躊躇，游移，徬徨和窒息。鑽在書堆裏還能支持那股勁的越來越少，整天在茶館裏閒聊玩橋牌的已經算是比較「高級」；更可怕的是文林街，文化巷一帶竟有聯大同學聚賭……「雀鳥」還嫌不大刺激，Shou hand 倒更新穎而刺激——這是黨老爺們的賜予。

這時國家由專制獨裁而引起的政治，經濟，教育各方面的危機，一天天的嚴重。說政治，則因人設事，無官不貪，機構重疊，絲毫無效率可言。說經濟則通貨膨脹，物價跳漲，官僚資本任意橫行，工商業凋敝，因而人民生活日漸低落，社會道德無法維持。說教育，則因黨化教育所引起的後果，內容逐漸枯竭；物價跳漲的結果，師生生活異常不安，教授教員終日忙於兼差和燒柴煮飯，學生也都四出鑽營，總希望能有一個轉機的工作，這樣，誰還能有心於學術？社會上因為言論，出版等自由的剝奪，民氣表現異常消沉。受了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影響，更形成「一面是荒淫與無恥，一面是嚴肅的工作。」「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不合理現象。其他譬如軍事，兵役，糧政等等腐敗的情形，都呈現在青年們的眼前。他們之間誰能不感覺憤慨，誰又忍心讓這種情形再繼續下去。

看見了不合理的現象，年青人是忍不住不喊的。就兩次倒孔事件來說，只是一個前奏。同學批評政府，並不如黨政諸公所想像的完全是一「惡意攻擊」，他們只是想說出病根，讓政府自己來改善是對政府寄予了極大的希望。同時，只要有機會，他們總是希望能為國家盡點力；只要有一點希望，他們總還對自己的政府寄予一份信心。關於前者，從三十三年春天聯大徵調譯員和是年底同學從事的情形來看，兩次的人數與全校人數的比率在全國各學校中都是最高的，而從同學平時餉餉告費論中也可以看出他們愛國的熱情，溢於言表。誰又能說聯大同學的「動」是「過於偏激」；誰又能說聯大同學的行動都是受了一表面的宣傳一的影響；誰又敢說我們老是和政府作對，「別有居心」？他們處有聽見聯大從軍同學回到學校時聲淚俱下的控訴，他們不想想「黨國」諸公是用了如何樣的手段在對付他們良善的主人——全國的民衆，是用了如何樣的手段在對付有血性的青年，也從不想想這些手段產生了如何樣的後果，這些後果對於青年人的思想，心理又起了如何樣的作用。關於後者當聯大同學在昆明聽

到美國兵源源到中國來同我們並肩作戰，史迪威將軍將要擊滅中國的軍隊，緬甸打了勝仗，中印公路通車，政府局部改組——等等消息的時候，他們是一次又一次的興奮，然而接着而來的總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們知道砲彈殼裏可以帶口紅，「卡賓」槍可以用來做武裝，走私「運毒」的工具，中原、湘桂一退可以幾省，每次政府改組又總是那樣換湯不換藥的姿態，……這些事又是誰幹出來的？這又是誰在給他們失望？這又是誰在損毀自己的信譽？

於是聯大同學不再沉默，不再徬徨，他們站起來了。他們一次又一次的喊出了自己的聲音，他們要自由，他們要生活，他們更要全國的人民都走上和平，安定，繁榮的大道。看看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的五四，同學們悲壯熱烈的情緒：他們遊行，他們歌唱，他們怒吼。全國各地誰又不為這種英勇的行動所震動，誰又不向他們寄予同情的熱望。

同時，他們也沒有放棄本位的工作，上課和其他的習作還是在學校嚴格的規律下順常的進行着。他們知道這些東西在一個和平安定繁榮的社會裏還是需要聽。

然而無論如何喊，亦聽不見半聲回響。敵人終予在別人的原子彈和進攻下屈服了。我們呢，憑着勝利而來的卻是內戰和搜捕。這是同學們絕對忍受不住的，他們絕不肯讓勝利的果實，如此的就被反動派污損掉。偉大的「一二·一」運動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產生的。

在「一二·一」運動中，不僅是同學中很多醒覺了，昆明的一部份軍民，也因此而認清了我們國家的處境。

「一二·一」在同學生活上起了變化，熱烈，活潑的氣氛又重複滲進昆明每一個學校。大家爲了工作，不再分彼此，小圈子打開了，男女之間的隔膜打開了，其他各種隔膜也都打開了。

「一二，一」豐富的內容，我們在此地無法介紹。簡略地說，經過了「一二，一」，同學們變得  
更堅強。一方面他們知道如何團結自己，在工作與實踐中，我們更體驗出民主作風的重要，和主觀主  
義，宗派主義，包打天下一切要不得的習氣。對於工作阻礙的嚴重性。一方面他們更看清了反動派猙  
獰面目，和他們不可輕估的反動勢力，然而他們知道這是反動派維護自己利益垂死的掙扎，只要人  
民的隊伍壯大了，人民的力量增強了。勝利終於是我們們的。

今天，「一二，一」雖然已經過去，聯大已經結束。然而聯大同學的精神是不可磨滅的。在目的  
未達到之前，我們爭民主的工作是不會有結束的。

我們的道路

(代序)

前言

目錄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史

八年來的回顧與感想

長征日記——由長沙到昆明

倒孔運動

三十三年五四在聯大

三十四年五四在聯大

「一二·一」運動始末記

普選在聯大

八年來的民主運動

八年來的壁報活動

八年來的文藝活動

八年來的生活與學習

校慶以後民主運動

馮友蘭

聞一多

吳鐵鎰

公唐

資料室

資料室

聞一多

胡廬

資料室

資料室

資料室

資料室

張揚

#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歷史

馮友蘭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九日我國受日本之降於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之變爲時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蕪湖之變爲時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爲時五十年凡五十年間日本所鯨吞蠶食於我國業者至是悉備國籍獻還全勝之局秦漢以來所未有也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原設北平私立南開大學原設天津自蕪湖之變我國國家之威權逐漸轉移惟以文化力量與日本爭持於平津此三校實爲其中堅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遷於湖南合組爲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以三院校長蔣夢麟貽梅琦張伯苓爲常務委員主持校務設法理工學院於長沙文學院於南岳於十一月一日開始上課迨京滬失守武漢震動臨城大學又奉命遷雲南師生徒步經貴州於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爲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理工學院於昆明文法學院於蒙自於五月四日開始上課一學期後文法學院亦遷昆明二十七年增設師範學院二十九年復分設於四川敘永一學年後併於本校昆明本爲後方名城自日軍入安南陷緬甸乃成前方重鎮聯合大學支持其間先後畢業學生二千餘人從軍旅者八百餘人河山既復日月重光聯合大學之戰時使命既成奉命於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結束原有三校即將返故居復舊業繼續八年支持之苦與夫三校合作之成必於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國家亘古亘今亦新亦舊斯所麗屬雖舊其命維新者也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今日之勝利於我國國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終始此其可紀念者一也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概三校

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幾妨異與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洽和且平此其可紀念者二也事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斯雖先民之恆言實爲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發容也並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構號遠千夫之謬語作一士之謬語此其可紀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吾人南渡其一例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吾人爲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間竟收復之全冀輿信不衰江南杜甫喜收蓴北此其可紀念者四也聯合大學初定校歌其辭始歎南遷流離之苦幸中領師生不屈之壯志終寄最後勝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歷歷不爽若合符契聯合大學終始豈非一代之盛事曠百世而難遇者哉爰就歌詞勒爲碑銘銘曰

痛南渡辭宮闕駐紮湘又離別更長征曉曉望中原瀉瀉血抵絕微繼講說詩書教養有舌儘筋吹情彌切千秋恥終已雪見仇寇如烟滅祀朔北迄南越視金甌已無缺大一統無虧折中興業繼往烈繼三校克克列爲一體如膠結同艱難共勤恆聯合竟使命鉅神京復還燕錫以此石象堅節紀嘉慶告來哲

## 八年的回憶與感想

聞一多談話際獻筆記

說到聯大的歷史和演變，我們應追溯到長沙臨時大學的一段生活。最初，師生們陸續由北平跑出來，到長沙聚齊，住在聖經學校裏，大家的情緒只是興奮而已，記得教授們每天晚上吃完飯，大家聚在一間房子裏，一邊吃着茶，抽着烟，一邊看着報紙，研究着地圖，談論着戰事和各種問題，有時一個同事新從北方來到，大家更是興奮的聽他的逃難的故事和沿途的消息。大體上說，那時教授們和一般人一樣只有着戰事剛爆發時的緊張和憤慨，沒有人想到戰爭是否可以勝利，既然我們被迫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說。人們只對於保衛某種的時間的久暫，意見有些出入，然而即使是最悲觀的也沒有考慮到最後戰事如何結局的問題。那時我們甚至今天還不大知道明天要做什么事，因為學校雖然天天在籌備開學，我們自己多數人心裏却懷着另外一個幻想。我們腦子裏裝滿了歐美現代國家的觀念，以為這樣的戰爭，一發生，全國都應該動員起來，自然我們自己也不是例外，於是我們有的，等着政府的指示；或上前方參加工作，或在後方從事戰時的生產，至少也可以在士兵或民衆教育上盡點力。事實證明這個幻想終於只是幻想，於是我們的心理便漸漸回到自己崗位上的工作，我們依然得準備教書，教我們過去所教的書了。

因為長沙聖經學校校舍的限制，我們文學院是指定在南嶽上課的。在這裏我們住的房子也是屬於聖經學校的。這些房子是在山腰上，前面在我們脚下是南嶽鎮，後面往山裏走，便是那探索不完的名勝了。

在南嶺的生活，現在想起來，真有一種「恍如隔世」之感。那時物價還沒有開始騰漲，只是在通貨的波動潛行了。記得大前門紙煙漲到兩毛錢一包的時候，大家會考慮到戒煙的辦法。南嶺是個偏僻地方，報紙要兩三天以後才能看到，世界注意不到我們，我們也就漸漸不大注意世界了，於是在有規性的上課與巡山的日程中，大家的生活又慢慢安定下來。牛車子的生活方式，究竟不容易改掉，當時的接觸，只能使它表面上起點變化，機會一來，它還是要恢復舊觀的。

● 講到同學們，我的印象是常有變動，彷彿隨時走掉的並不比留下的少，走掉的自然多半是到前線參加實際戰爭去的。但留下的對於功課多數還是很專心的。

抗戰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那時還不甚顯著，人們對蔣委員長仍崇拜與信任，幾乎是沒有限度的。在沒有讀到史諾的西行漫記一類的書的時候，大家並不知道抗戰是怎樣起來的，只覺得那真是由於一個英勇堅毅的領導，對於這樣一個人，你除了欽佩，還有甚麼話可說的呢！有一次，我和一位先生談到國共問題，大家都以為西安事變雖然業已過去，抗戰却並不能把國共雙方根本的矛盾澈底解決，只是把它暫時壓下去罷了，還矛盾將來是可能又現出來的。然則應該如何永久澈底解決這矛盾呢？這位先生認為英明神聖的領袖，代表着中國人民的最高智慧，時機來了，他一定會向左靠一點，整個國家民族也就會跟着他這樣做，那時左右的問題自然就不存在了。現在想想，中國的「真命天子」的觀念真是根深蒂固！可惜我當時沒有反問這位先生一句：「如果領袖不向不安的方向靠，而是向黑暗的深淵裏衝，整個國家民族是否也就跟着他那樣做呢？」

但還在當時究竟是什麼事情，當時大家爭執得頗為熱烈的倒是應否實施戰時教育的問題。同學中一部分覺得應該有一種有別於平時的戰時教育，包括打靶，下鄉宣傳之類。歐陽K那與政府的看法

相同。認為我們應該努力研究，以待將來建國之用，何況學生受了訓，不見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為戰時的中國軍隊幾乎打得不壞。結果是兩派人各行其是，願意參加戰爭的上了前線，不願意的依然留在學校裏讀書。這一來，學校裏的教育便變得單純的為教育而教育，也就是完全與抗戰脫節的教育。在這里，我們應該注意：並不是全體學生都主張戰時教育，而全體教授都主張平時教育，前面說過，教授們也會經等待過徵調，只以徵調沒有消息，他們才回頭來安心教書的。有些人還到南京或武漢去向政府投效過的，結果自然都敗興而返。至於在學校里，他們最多的人並不積極反對參加點配合抗戰的課程，但一則教育部沒有明確的指示，二則學校教育一向與現實生活脫節，要他們炮聲一響馬上就把教育和現實配合起來，又叫他們如何下手呢？

武漢情勢日漸危急，長沙的轟炸日益加劇，學校決定西遷了。一部份男同學組織了步行團，打算從湖南經貴州走到雲南。那一次參加步行團的教授除我之外，還有黃子堅，袁復禮，李繼侗，曾昭掄等先生。我們沿途並沒有遇到土匪，如外面所傳說的。只有一次，走到一個離土匪很近的地方，一夜大家緊張戒備，然而也是一場虛驚而已。

那時，舉國上下都在抗日的緊張情緒中，窮鄉僻壤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並沒有作什麼宣傳的必要。同人民接近到是常有的事。但多數人所注意的還是當地的風俗習慣，服裝，語言，和名勝古蹟等等。

在旅途中同學們的情緒很好，彷彿大家都覺得上面有一個英明的領袖，下面有五百萬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戰，反正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只希望到昆明後，有一個能給大家安心讀書的環境。大家似乎都不大談，蔣蔣也不大熱衷於治國，有時還轉轉眼觀望着丁食箴兩點盤盤；也都是很小的事，一般聽來

，都是很高興的。

到昆明後，文法學院到蒙自呆了半年。蒙自又是一個世外桃源。到蒙自後，抗戰的成績漸漸露出曙光，有些被抗戰打了強心針的人，現在，興奮的情緒不能不因為冷酷的事實而漸漸低落了。

在蒙自，吃飯對於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膩，而雲南的菜淡得可怕，叫廚工每餐飯準備一點鹽，他每飯又忘記，我也懶得多麻煩，於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羣著名的敗北主義者，每到吃飯時必大發其敗北主義的理論，指著報紙得意洋洋說：『我說了要敗，你看罷！現在怎麼樣？』他們人多勢衆，和他們辯論是無用的。這樣，每次吃飯對於我簡直是活受罪。

雲南的生活當然不如北平舒服。有些人的家還在北平，上海或是香港，他們離家太久，每到暑假當然想回去看看，有的人便在這時一去不返了。

等到新校舍築成，我們搬回昆明。這中間雖大有一段很重要的歷史，就是在皖南事變時期，同學們在思想上分成了兩個壁壘。那年我正休假，在晉江縣住了一年，所以校內的情形，不大清楚，只聽說有一部份同學離開了學校，但是後來又陸續回來了。

教授的生活在那時因為物價還沒有很顯著的變化，並沒有大變動。交通也比較方便，有的教授還常常回北平去看看家裏的人，如劉崇鋐先生就回去過幾次。

一般說來，先生和同學那時都注重學術的研究和學習，並不像現在整天談政治，談時事。

『中國的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裏面的義和國精神嚇了一跳，我們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呢？『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勾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大學裏的課程，甚至教材都要規定，這是陳立夫做了教育部長後才有的現象。這些花樣引起了教授中普遍的反感。有一次教育部要重新「審定」教授們的「資格」，教授會中討論到這問題，許多先生，發言非常憤激，但，這並不意味着反對國民黨的情緒。

聯大風氣開始改變，應該從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為青年節，引起了教授和同學們一致的憤慨。抗戰期中的青年是大大的進步了，這在「一二·九」運動中表現得尤其清楚。那幾年同學中跑仰光賺錢的固然有，但那究竟是少數，並且這責任歸根究底，還應該由政府來負。

這兩年來，同學們對於學術研究比較冷淡，確是事實，但人們因此而悲觀，却是過慮。政治問題誠然是暫時的事，而學術研究是一個長期的工作。有些人主張不應該爲了暫時的工作而荒廢了永久的事業，初聽這說法很有道理，但是暫時的障礙通不過，怎能達到那永久的階段呢？而且政治上軌道，局勢一安定下來，大家自然會回到學術裏來的。

這年頭愈是年青的，愈能識大體，博學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會挑剔小節，正當青年們昂起頭來做人的時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究竟是誰應該向誰學習？想到這理，我覺得在今天所有的不合理的現象之中，教育，尤其大學教育，是最不合理的。抗戰以來八九年的讀書生活的經驗，使我整個的否定了我們的教育。我不知道我還能繼續支持這樣的生活多久，如果我真是有廉恥的話

# 長征日記

吳徵鎰

## 由長沙到昆明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淪陷，長沙成爲後防重鎮，開始關到更多的火藥氣。當時還叫長沙臨時大學的聯大從此上罷不能安穩，尤其在小東門車站被炸之後。於是學校當局便請准了教育部作遷滇之計。騷擾復騷擾，大約一月後便決定了。隨着就有一些教授先行赴滇。有一大批同學從了軍，或去戰地服務，也有到西北去學習的。剩下要繼續讀書的分做兩羣，一羣是女生和體格不合格或不願步行的，概經粵漢路至蘭州，轉香港海防由滇越路入滇。其餘約有二百餘人則組織成爲湘黔滇旅行團。團用軍事管理，分二大隊三中隊，由黃子堅先生負責領導。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先生特派賢師嶽中將極爲器長，三位教官以毛鴻先生爲首輔之，担任三個中隊長，小隊長概由同學担任，團部會有同學一小隊，事務員一人，醫官徐行敏等三人。同行教師共十一人，爲聞一多，許廣齊，李嘉言，李繼侗，袁希淵，王鍾山，會昭掄，毛應斗，郭海崧，黃子堅諸先生和我，組織輔導團。

大隊於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出發，由五條民船裝載，夜間啓程下湘江入洞庭。我同郭君因押運行李汽車，二十三日才起程直至益陽，一路行邱陵地中，松杉成林，又多油茶，這是湘中標準景色。過益陽二十餘里過李公橋，師，便開始加入步行，晚宿軍山鋪，頭一天只走了四十里。二十四日行五十里，宿太子廟。

數日入常德境，臨石門橋，全程五十里。本日爲全程中最感疲乏與脚痛的一天，很多同學腳上都

磨子泡，三日來所見鄉農均極純樸，抗日情緒高漲，衣飾漸多古氣，言辭近於湖北。

二十六日行三十里至沅水至常德，見到防共碉堡，宿縣立中學。

二十七日仍宿常德，市上見槍彈甚多。當是王溪齋習俗的遺留。

二十八日大隊同學因第二次注射傷寒預防針多起反應，乃於空襲警報聲中僱船去桃源。余同李師毛鷹斗先生於晨曦中步行，紅梅初放，綠柳產芽，菜花蠶豆亦滿田綠燦。路旁多杉皮小屋。約五十里至桃源。附郭沿江風景極美，人家多有閣樓翹起。因到得較晚街上紋石便宜的多已爲人購去。夜借宿桃源女中。

三月一日八時出發，四十里至桃花源，有桃花觀，觀內有古桃花潭，潭水甚淺，潭後爲蔡人古洞，洞深丈餘，前後透亮。這無疑是假託的；中國人好古往往如此。又三十里到鄭家驛宿。

二日雨中行如在米南宮水墨畫中。沅水漸急，梯田漸多，利用水力灌溉磨木漿造紙的常可以看到

三日雨不止，過太平鋪入沅陵境，杉林茶山漸盛。男女老幼皆以布包頭。宿小村張山冲，陰雨地濕，人擠，宿營甚苦。

四日漸入深山，山迴路轉，路間見煤銀鐵諸礦，杉林甚多，且多較大者，村女裝束古舊，但甚美觀，時有長大額子的。晚宿黃公坪一小村，本日行八十里，疲甚。

五日昨夜云有匪餘餘渡河來犯，同學多半未睡。今日李師押車，余等遍行。過文昌坪時人家多閉門，從小路上坡後並聞槍聲一響。夜宿涼水井，正街均爲步行西去之軍校學生千餘人所佔，余等宿山麓小村，行李車來得很多，聽匪聲動，禁用手電，馬路旁圍觀者甚多，來回扛行李，甚苦。

六日於連霄風雨中出發，二十里至沅陵，宿辰陽驛，見鳥伏波祠。

七日暴風雨後繼之以雪，乃渡沅江游沅陵。橘柚甚多。婦女任勞苦，善負重，多以竹籃負物。急行山路，男子不及。

八日至十一日組雪沅陵。中間會舟游酉水，山城雪霽，景色絕佳。

十二日大隊乘公路局汽車出發晃縣。余所乘車中途拋錨，修理甚久，雪地足冷異常，修好後勉躍開至辰谿。辰谿在兩江合流處。渡口極美。在此候公路局車甚久，晚抵芷江，借宿車站內。

十三日車壞，候車至十一時始啓行，下午抵晃縣大隊已先一晚抵此。晃縣舊治廢於匪，新址移

溪口。有貴州街爲貴州飛地實在封建前鄉土觀念所造成的陋規。城跨江上，有兩大旅舍亦爲娼寮匪窟。禹王宮內尙有電影場正映放荒江女俠，內供他處不經見之巫神多尊，並有皇帝萬歲牌。辰谿昨仍大雪沅陵馬底驛間聞雪深二尺。

十四日聞團長車拋錨辰谿，我們便去覓舊城，晚有月色，游鳳林寺，內有小學校，實係私塾變相，小學生還念四書五經。

十五日今日趕場家人甚多，晚在沙灘上舉行營火會，聞先生爲我們講古神話。

十六日袁先生等去參觀永礦，云係用土法鍊朱砂。我們入山至神崗溪訪桐家村落。

十七日微雨中經酒店塘，由保安隊護送出境，三十里至鮎魚鋪湘黔交界處。距長沙六三五，五公里距貴陽三七二公里。沿途多平頂山，已入貴州之Dissected Plateau 河流均爲小溪急流。又三十

八里抵玉屏，縣內備極歡迎，全體宿縣衙門內，並開聯歡大會，會略倫先生向小學生演講。縣內產石竹，以製玉屏簫及竹杖，園內幾每人購一根，入黔後多荒山，草坡雜生毛栗，松林及柏林偶見。市上